

森鷗外著◎李永熾譯

雁・山椒大夫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41

雁・山椒大夫

李 森

永 鷗

熾 外

譯 著

日本文學 041

雁・山椒大夫

作 者／森鷗外

譯 者／李永熾

執行編輯／龍傑娣

發行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68 號 1 樓

(02)3568482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 經 銷／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68 號 2 樓

(02)3916010

郵政劃撥／1580676～5

訂書專線／(02)3916112

傳 真 機／(02)3917307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1992 年 8 月

定 價／120 元

ISBN 957-41-0182-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覺醒與諦念

1

日本近代文學史上與夏目漱石齊名的是森鷗外，但在文學創作上，森鷗外顯然比夏目漱石要早，一八九〇年，森鷗外已發表短篇〈舞姬〉，而夏目漱石要到一九〇五年才在《杜宇》雜誌連載長篇《我是貓》。兩人的創作高峯期則同為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到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

鷗外文字典雅，可能跟幼習漢學有關。他於一八六二年出生，九歲以前在故鄉島根縣學漢學，兼習荷蘭文。一八七二年隨父上東京，即入東京大學醫學部前身——醫學校學醫。一八八一年東大畢業，入陸軍為軍醫，翌年赴德留學，學衛生學，四年後

才回國。

留德回國後，他的生涯大抵循著軍醫的科學家生活和文學創作者的生活雙線發展，但科學家生活多於文學家生活。文學生活除短篇〈舞姬〉、〈泡沫記〉和〈送信人〉之外，大都屬於詩作，也曾為〈舞姬〉與人筆戰，更與坪內逍遙展開所謂「沒理想論戰」。所謂「沒理想論戰」其實是論辯文學是否應有載道之理想，鷗外認為應該要有這種理想。

一九〇五年，夏目漱石連載《我是貓》之後，森鷗外深受刺激，亦覺技癢，重新提筆寫小說。有趣的是，一九〇九年在《昂》雜誌發表長篇《性生活史》，遭到查禁，自己卻獲文學博士學位。從此，創作、翻譯與評論齊頭並進，是鷗外文學創作的豐收時期。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去世，乃木希典殉死。此一事件刺激了鷗外，他開始寫歷史小說，《澀江抽齋》、《伊澤蘭軒》、《北條霞亭》皆其傑作。

2

長篇《雁》從一九一一年開始連載於《昴》九月號，至一九一三年《昴》五月號，刊到第二十一節時中斷，一九一五年出版時才補足二十二到二十四節。

《雁》共有二十四節，描寫一個女人青春的覺醒與挫折。在結構上，一至三節是寫主角岡田與女主角阿玉偶然碰面點頭的過程；四至十五節則寫阿玉淪為高利貸末造之妾的經過；第十六節又回到第三節與岡田相識的情境，阿玉的覺醒與對岡田的慕情相互交錯，卻在很意外的情況下受到挫折。

在這故事中，意外和秘密似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意外」的集中式象徵是雁之死，岡田丟石欲驅離雁，卻意外打死了雁；阿玉自我的覺醒也意外地因公寓擺出青花魚米醬湯而遭到了挫折。可是，阿玉和岡田的見面也很意外，而阿玉會持續「故意」與岡田碰面，則又源於阿玉和末造間所形成之秘密而激發出來的獨立願望與自我覺醒。

這些秘密幾乎都集中在四至十五節阿玉淪爲末造之妾的過程裡。阿玉願意犧牲做妾，是因為要讓老父晚年脫離清貧，過得好一點，而且末造沒有道出自己的職業，又說妻已死。但是，阿玉很意外地知道末造有妻子，而且職業是高利貸，這讓她非常苦惱。這種苦惱只能向父親說出一半，而不能說出全部。她只向父親說末造有妻子，卻不敢說出末造的職業。父親對末造有妻子，似乎沒有很激烈的反應。這顯示阿玉不能再事事依賴父親，只有自己背負末造職業的包袱。阿玉「自己拚命說話……不如說是想讓父親看到自己有多堅強、健康。說著說著，自己以前沉眠心中的某種東西似已覺醒；以前只知依靠人，現在卻意外地彷彿已經獨立了。」

阿玉對父親欺瞞末造的職業，促使「心中的某種東西」覺醒，而末造對妻子欺瞞阿玉的存在，造成了家庭風波，家庭風波更讓末造傾向阿玉，讓阿玉不時自覺自己當前的處境，而更覺得自己「獨立」了。在這種情境下，岡田才會引起她的注目，甚至激發她內在「性」的感覺。內在苦惱促成的覺醒和末造所開發的性愛相互結合，投向岡田，更激起內在性愛的昂奮，因而讓末造以爲是自己開發的結果，大爲得意。

事實上，性是覺醒了，但人格似乎尚未完全「獨立」，「之後，阿玉對末造越好，內心越疏離他。而且不覺得末造照顧自己有什麼可貴；也不覺得末造爲自己所做

的事有什麼恩惠，還覺得不必因此對末造有所抱憾。同時，自己雖然平凡，沒有受過什麼訓練，但一直做末造的禁嚮，深為可惜。天天看路上經過的學生，不禁想道：其中也許有可靠、會把自己從目前境遇拯救出來的人。」她仍然寄望別人的拯救，而不是思考自己如何從目前「妾」的境遇中超脫出來，當然這是她認為自己「沒有受過什麼訓練」，缺乏自信所致。

然而，性的覺醒和人格的獨立似乎相互激發，交互為用。但在《雁》中，人格的獨立一直沒有突顯出來，若以阿玉而言，對岡田的慕情受挫後，依第二十四節結尾所述，她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並沒有真正獨立。但在性的覺醒方面，與岡田相識後，即時有官能性的描述，而且描述得非常含蓄；如阿玉「讓末造擁抱身子，自己閉著眼睛想岡田；常常在夢中跟岡田在一起，沒有任何煩人的過程就在一起。然後想道：啊，真高興。對方卻不是岡田，變成了末造，猛然驚醒，神經昂奮，再也睡不著，有時煩悶得哭了。」又如「清晨醒來……阿玉的想像在這時候有時也相當放肆；目中漾出一種光芒，如醉酒般，從眼皮直紅到臉頰。」

除這些之外，「性愛」的暗示也常出現，最明顯的是《金瓶梅》和銜鳥的蛇。蛇一般都具有「性」的暗喻。末造買兩隻放在籠中的紅雀送給阿玉。籠中鳥也許是暗喻阿

玉，而蛇從外伸入籠中銜著鳥，則暗喻岡田由外導致的情欲啃噬著阿玉。因此，岡田殺蛇救美，在故事中是阿玉與岡田面對面相見的契機，是引發阿玉「性」之啃噬的起點。可是，「性」之生即是「性」之死。岡田將阿玉的「獨立」轉換到「性」的「覺醒」，卻以殺蛇為喻，殺了阿玉的「性」。此一暗喻透過青花魚米醬湯和以石殺雁的雙重「意外」而顯化出來。

森鷗外在《雁》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處理高利貸和妾的生態。如果高利貸和妾是優勢之西歐與劣勢之日本的比喻，則阿玉的「獨立」和「覺醒」正是日本在西歐侵凌下的「獨立」和「覺醒」，但就森鷗外完成此篇的時間來看，這種「獨立」和「覺醒」在日本是受到挫折的。若以個人在日本近代發展過程中的展現來看，阿玉的挫折也可以說是個人獨立與覺醒的挫折。在他的小說中所展示的「諦念」(Resignation)就是這種挫折的表現。

3

「諦念」是一九〇九年森鷗外在《我的立場》一文中所展現的觀念。「諦念」意指斷念、死心，或者斷念後所呈現的「從容」態度。從另一角度觀之，「諦念」亦指接受命運安排而不加反抗。《山椒大夫》可說是「諦念」的作品表現。

在《雁》出版的同一年，森鷗外發表了歷史小說《山椒大夫》。山椒大夫本是日本中世紀留傳下來的傳說，鷗外「以不傷古傳說的味道」，「用現代語寫下現代人微細的觀察」，呈現出人性之美。

鷗外的《山椒大夫》在傳說情節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比對楠山正雄《日本諸國物語》所收《山椒大夫》傳說來看，鷗外的《山椒大夫》除了加上姥竹一人之外，整個情節並沒有改變，只在細節上加以變化，例如姊姊安壽之死在楠木正雄書中沒有交代，在「說經節」的故事中，安壽是被捉回凌虐而死，森鷗外則改以投水自殺。而其投水自殺，是爲了讓弟弟便於逃亡。

在古傳說中，這本是一則很美的故事，森鷗外更增加了它的美。母親帶領姊弟兩

人和下女到九州尋父，途中遇到了人販，下女投水而死，母親被賣至佐渡，姊弟被賣給富豪山椒大夫家做奴婢。姊弟本安於命運的安排，沒有進行什麼反抗，卻因思念父母，激起姊弟心中的幻想，並以此互相安慰。姊弟倆卻因此遭到烙印的懲罰。懲罰在姊姊身上顯出了諦念後的沉靜，沉靜轉化為內在的熱情，亦即對命運的順從逐漸轉化為對命運的戰鬥。為此，姊姊安壽閉鎖在自己的思緒中，自動沉默無語，甚至忘記去安慰弟弟。到付諸行動的早上，帶著弟弟走上山路的姊姊，「額上依然漾著光芒四射般的喜悅，亮著大大的眼睛」，「看見小小的紫羅蘭紮根在累疊風化的岩石間，開了花。她指著花說：『看，已經春天了。』」已壓抑不住內心湧起的光明。但她看見的是弟弟的光明，而非自己的光明，勿寧是要讓弟弟找到光明，而自己則投水而死，「山椒大夫一家的追兵……在這坡道下的沼澤邊撿到一雙小草鞋。那是安壽的草鞋。」

依諦念行事，在鷗外看來，似乎可以帶來幸運，「姊姊今天說話，簡直像神佛說話一樣。我決定了。就照姊姊說的去。」這就是委諸神佛——命運。委諸命運，最後都擁有強韌的生命意志，而獲得了幸福。

《雁》和《山椒大夫》似乎已經點出命運和個我內在的相剋，以及彼此激盪互生的可能性。

李永熾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二日

目次

導讀	雁	註釋	山椒大夫	森鷗外年譜
—	1	108	113	149



1

那是古老的故事，很偶然的，我記得那是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發生的事情。爲什麼連年代都記得這麼清楚？因爲那時我正住在東京大學鐵門正對面的一個名叫上條的公寓裡，跟這故事的主角僅僅隔著一道牆。明治十四年，上條失火時，我也是被火燒出來的一個人。我記得那是火災發生前一年的事。

寄居上條的大都是醫科大學的學生，其餘則是到大學附屬醫院就醫的病人。大致

說來，任何公寓都會有特別有勢的客人；這類客人手頭寬裕，有點小聰明，通過女房東面對方型火盆而坐的走廊時，一定出聲招呼；偶而也會蹲在火盆對面聊天；在房間辦酒席，會特地請女房東招呼做點菜，看來似乎頗任性，其實得利的是帳房；有這種特性的人通常很快就受到尊敬，並趁機作威作福。可是，我隔壁那個人雖然也很有勢，作風卻迥然而異。

他叫岡田，是比我低一班的學生，總之，已經快要畢業。要說明岡田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最好從最切近而引人注目的特質說起。他長得很俊，但不是那種臉色蒼白纖弱的美男子。他血色很好，體格壯健，我幾乎不曾見過那種臉龐的男子。要勉強說的話，他很像我以後認識的青年時代的川上眉山（註①），就是那個最後陷於窘境、悲慘而死的文士川上眉山。但是，岡田當時是划船競賽的選手，體格比川上強壯得多。

容貌會把它的擁有者推薦給任何人。但是僅此並不足以在公寓建立聲勢。說到品行，我想當時很少人能像岡田那樣過著平衡的學生生活。他並不是每學期都爭分數，以獲取「特待生」資格的用功學生；但該做的，他一定做，成績總不會落到班上中等以下。遊玩的時間就遊玩。晚飯後一定出去散步，總在十點以前回來。星期天，不是去划船，就是去遠足。划船競賽前，跟其他選手一起住進向島；暑假回故鄉去，除此

而外，隔壁房間，主人在的時刻與不在的時刻都不會錯亂。如果有人忘了晌午對錶，可到岡田的房間去問。上條帳房的時鐘就常常依岡田的懷錶調整。觀察他的行動越久，四周的人就越覺得他是一個可信賴的人。女房東開始誇讚不會奉承、不會胡亂花錢的岡田，就是基於這種信賴。當然，每月按時付房租，也有莫大幫助。

「你們看看岡田先生！」女房東常常這樣說。

「我可無法像岡田兄那樣！」有的學生會搶先這麼說。岡田就這樣不知不覺間成了上條的標準房客。

岡田平日散步，路線大抵都有一定。走下寂靜的無緣坡，繞過藍染川黑水流入的不忍池北側，在上野的山丘徜徉。然後經過有「松源」和「雁鍋」（註②）的大街與狹隘熱鬧的仲町，進入湯島天神的神社，繞過陰沈沈的臭橘寺拐角回去。不過，有時也從仲町向右拐，從無緣坡回去。這是一條路線。有時穿過大學（指東京大學）校園來到赤門；因為鐵門很早就下鎖，所以從病人出入的長屋門進去，再穿過大學。當時的長屋門後來被拆掉，而在春木町盡頭建了新的黑門。走出赤門後，在本鄉大道行走，經過和著歌扞餅的栗餅店門口，進入神田明神的神社內，走下當時新建不久的目金橋，在柳原僅一邊有房屋的街道上行走片刻，然後回到御成道（註③），穿越狹隘的西

邊小巷，又來到臭橋寺前。這是一條路線。此外的路線就很少走。

散步途中，岡田做什麼呢？不過逛逛舊書鋪而已。上野大街（廣小路）和仲町的舊書鋪現在還留下兩三間。御成道現在仍有當時模樣的舊書鋪，柳原方面已完全沒有了。本鄉大道方面，幾乎場所和店主都變了。岡田走出赤門，很少拐向右邊，因為森川町狹窄而寂寥；當時西邊只有一間舊書鋪，這也是他很少去的原因之一。

岡田逛舊書鋪，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因為他喜愛文學。然而，當時新的小說和劇本都尚未出現，抒情詩方面，正岡子規的俳句和與謝野鐵幹的詩歌都還沒有誕生，所以大家都看印在宣紙上的《花月新誌》（註④）和印在白紙上的《桂林一枝》（註⑤）之類雜誌，而認為槐南、夢香（註⑥）等人的香奩體詩最為傑出。我也愛看《花月新誌》，所以記得。那雜誌也最先刊登西洋翻譯小說。好像是神田孝平（註⑦）先生把這部西洋某大學學生返鄉被殺的故事譯成對話體式。這似乎是我讀西洋小說之始。因為是那樣的——一個時代，岡田的喜愛文學也不過是覺得讓學者把新時代的事件寫成詩文很有趣，才去讀它。

我本性不大喜歡跟人來往，要是沒事也不跟校園裏常見面的人說話。對同公寓的學生也很少脫帽行禮，跟岡田比較熟悉，是因為以舊書鋪做媒介。我散步的路線不像